

三年前，我在一家工程公司上班的时候，遇到过一个怪人。

那是一个制作标书的失眠之夜，不过对我来说早已习惯——投标的前夜往往都要这样通宵达旦。凌晨时分，所有文件打印好之后，我趴在二楼临窗的办公桌上，似睡非睡，等待着同事把标书装订回来，我们再盖章封标。

两天前的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办公园区，窗外的一切都是蓝莹莹的。同事小田昨天堆的雪人静悄悄地站在几米外的雪地上。这个小雪人大概有半人高，两只黑色大纽扣是它的眼睛，胡萝卜是它的鼻子，一只红辣椒则成了它微笑的嘴巴。这样一个普通的小雪人的命运，本应是引来路人友好的注视并成为姑娘们的合影对象，然后在气温的回暖中渐渐融化的，可这个小雪人的命运似乎有些不同：一个巡逻的保安走了过来，看见了它。

他停住脚步，长久地注视着它，久得足以看清组成它的每一片雪花，然后，他摘掉了自己的帽子，戴在雪人头上，又摘下自己的围巾，在雪人的脖子上围了三圈，还温情地在雪人的脸颊上点了几下。

我忽然觉得他有点可爱。然而，就在我准备闭上眼睛继续休息的时候，这个保安突然发了狂：他

几下扯掉了雪人的帽子和围巾，抓起雪人的鼻子和眼睛扔了出去，还用拳头不断重重地捶打雪人的脑袋——可怜的雪人在片刻的温情之后便突遭横祸，不但没有了五官，脑袋也被打得变了形。

我一下子被激怒了，立刻推开窗户喊道：“那是我们的雪人，你干什么！”

保安被吓了一跳，左右看了半天才抬头看到二楼的我，他立刻满脸煞色，想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是领导……领导让我打扫卫生……”

“这么大的办公园区还容不下一个雪人吗？我去找你们领导问。”我是真的为他的暴脾气生气了。

“别，别，小伙子……”他急忙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烟，拿出一支，要给我扔上来。

我还要再说什么，同事已经抱着厚厚的标书进了门，我没时间再和这个怪人纠缠，说了句“该干啥干啥去”，就关上了窗户。

第二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，前台小姑娘说：“昨天上午负责咱们楼片区的保安大叔过来找你，说雪人给你堆好了，怎么，”她笑起来，“保安大叔还负责看孩子吗？”

我白了她一眼，然后径直走到二楼窗边：雪人还真的恢复原样了。

学校门前那只鸟

□毛小玫

希望小学门前是外来打工的人搬活的地方。什么油工、木工、水暖、电工和力工，还有计时工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仨一堆俩一伙，闲着无聊，有的躲在阴凉处打扑克，围拢一圈看热闹的人，有的腻在一起聊天。

可是，唯独他与众不同。他习惯一个人待在学校门口，或站，或坐。大多时候，他是把脸对着学校的。刚来这里的时候，他总是两只手扳着刷了绿油漆的铁大门，把脸贴紧了铁栏杆，恨不能把头钻进大门里边去。惹得看大门的老头跑过来驱赶他，骂他有病。每次他都朝老头歉意地赔个笑脸。后来他学乖了，渐渐地不再把脸贴紧了铁大门，而是有了一段距离。看门的老头站在门里，只是瞅瞅他，也不好再说迫他什么——许是真的觉得他不正常呢。

他来这个城市打工已经快二十年了。这二十年的时光里，希望小学的门口就成了他每天上班下班的地方。

他是力工，整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——车后架上驮着一个黑不溜秋帆布兜子，兜子里装着一把铁锤和一把铁钎子，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走街串巷地跑。今天张三家砸了一堵墙，明天李四家扒了卫生间，后天王二麻子家顶一个线沟……他每一天都觉得很累。但只要身子立在学校门口，他就一下子卸掉了所有的疲惫，浑

这是一个浪漫编织、香尘初扬的季节。

鹅城的老村里突然住进来一位身穿旗袍的女人，女人养了只狗，叫乐乐。女人带着乐乐出门，穿过青砖黛瓦的老巷，浓郁的历史味道在她裙摆里拂风而过。屋檐下，渐欲穷墙的苍苔与她娇花照水的模样形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。那一片尘不染的高跟鞋，一丝不乱的发髻，还有在旗袍衩口处若隐若现的修长玉腿，无一不在暗示着女人的与众不同。

乐乐，走啦。女人的声音透过那堵墙钻进了隔壁小北的耳朵里，轻柔的声音就像一条毛毛虫爬进了他的心，痒痒的。他竖起耳朵仔细听，墙那边却安静了。

小北跟着也出了门。女人站在村口的桃树下，一位中男人边抽烟边和她说着什么，心不在焉的她只是安静地折着花枝。

跟我回去吧，这里不是你的家。

心若无栖息的地方，到哪里都是流浪。

我已经反省过了，你别不知足。

男人离去后，女人抱着乐乐，手拿着含苞的桃枝返回巷子。高跟鞋上沾了几片残落的花瓣。从小北身边经过，那竖着的衣领把那段雪白的脖子掩得刚刚好，不过分袒露也不过分隐藏。小北实在控制不住，让自己猥琐的目光顺着领口，沿着那截雪白的脖子往里又延伸了一小段。她白皙得就像是风中的一朵梨花，她留在空气中的那股甜馨的味道，让他陶醉了半天。

身轻松起来。

温暖的阳光柔柔地洒在脸上，望着校园里像鸟儿一样快乐的孩子們，他咧开嘴傻傻地笑着。

他从左边往右数着那些孩子们——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再从右边往左数着那些孩子们——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他根据孩子们个头大小，给他们安排班级——一年级的，二年级的……一直到六年级。他把自己从一年级一直着刷了绿油漆的铁大门，把脸贴紧了铁栏杆，恨不能把头钻进大门里边去。惹得看大门的老头跑过来驱赶他，骂他有病。每次他都朝老头歉意地赔个笑脸。后来他学乖了，渐渐地不再把脸贴紧了铁大门，而是有了一段距离。看门的老头站在门里，只是瞅瞅他，也不好再说迫他什么——许是真的觉得他不正常呢。

他忽然觉得很累，他脸朝着校园里，一屁股坐在了一棵杨树下。他想起了今天刚发生的事。

他跟刘五给一户人家扒卫生间的墙砖、地砖和三个卧室顶上枢的线沟。他觉得都不合规格，应该再深些，再彻底些才行；可是刘五愣是不让，他说，房主不在，再说了他什么都不懂，轻快一会儿是一会儿。你傻呀，挨那累干啥？工钱一分不少你的。他跟刘五急了眼，做人不可以这样不地道，我不挣昧良心的钱。刘五甩袖子走人了。他没走。他把所有的活又重新认真认真地干了一遍。直到自己满意了，才拖着疲惫的身子，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“吱嘎”“吱嘎”来到了学校门口。他把那户人家给他

等她走远，小北从地上捡起她掉落的一枝桃花，经过女人的门口时，悄悄把花枝插在了门搭上。

夜色中，隔墙传来了唱片声。从如泣如诉的小提琴声中，小北仿佛看到坐在客厅里的女人，拿着花枝在夜色里寂寞消融……急促起伏的琴声让小北久久难以入睡。

巷子附近，有一口被称为雄水的老井一直沿用至今。村民说井水有“伯公”庇佑，村里人都喝，女人也去打水。她歪歪扭扭提了一桶水，还没到院子就洒得只剩下半桶，小北看到后，走上前把她桶里的水倒了，转回老井重新打满直接提到她屋里。

屋里干净舒适。厅里摆放着茶台，旁边有张贵妃椅，靠墙的桌上放着唱机，隔着珠帘能看到卧室里纯白的帐幔。女人叫小北先坐，然后就去烧水。等水开的时间，女人问小北在这里住了多久？小北说给老板打理了三四年果园，一直住这儿。

娶媳妇没？没钱咋娶。这模样要是在城里，多少姑娘倒贴着也要追的。

小北挠挠头憨憨地笑了笑。水开了，女人泡了两杯茶端过来。小北喝了一口，茶香四溢。可是女人却吐了。怪不得，你们喊这井水叫雄水，碱度这么大，泡出的茶都变了味儿。

小北再喝一口，茶香在口里弥漫着。挺好喝啊，我觉得比那白水香。女人笑了，牛一样，啥都好喝，这杯也给你。

一来二去，小北成了女人屋里的送水义工，也成了

雪人

□段今今

后来在园区里见到他，他会冲我客气地点点头，有一次我下楼抽烟，看他经过，便递了根烟给他，他却局促地摆摆手：“上班时我们不能抽烟。”他看上去已经五六十岁了，肤色黝黑，满脸皱纹如刀刻一般，但眼神憨厚，看着并不像个粗暴之人。

半个月后，又是一个封标之夜，我又看见了老保安。这次，他走得很慢，还稍稍有点摇晃，快走到小路口的时候，他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，摔倒在地——这一下看来摔得不轻，他妈妈带他去赶集，买块布的工夫，他就不见了……”

虽然很困倦，我还是下了楼，刚走到他的身边，就闻到了一股酒气。“保安大叔还负责看孩子吗？”竟然还是喝酒？他抬头看见了我，脸上竟然已经是涕泪交零。

的工钱，拿出一半来分给了刘五。刘五也没客气，赌气似的把钱装进了上衣口袋，然后坐在一棵杨树下，背背依着树干，从怀里掏出一包紫盒的云烟，磕出一支衔在嘴角，打火机点燃，吧嗒吧嗒独自抽起来。

他不想跟刘五这种人生气。他觉得没意思。

他也学着刘五的样子从怀里掏出一包烟——中华烟。是前几天给一户人家干活，那个大爷送给他的。他说他不抽烟的。可是大爷硬是塞进他兜里了。要不是见刘五掏出烟来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兜里还有一包好烟呢。

他拆了封，从烟盒里抽出一支，先是把烟横着放在鼻孔下面，闭上眼睛，很享受地使劲往鼻孔里吸了几口气，觉得蛮香的，强迫自己感受了一会儿刘五的感受，然后衔在嘴角，干巴巴地熏了两口，觉得没意思。他把衔在嘴角的那根烟塞回烟盒里，又觉得不妥，忙抠了出来，扔在马路牙子下边；他还是觉得不妥，站起身猫腰伸手捡了起来，攥在手心里，跑去路对面，扔进了一个绿皮玻璃钢垃圾桶。

他轻盈地走回来。这时候，校园里下课的铃声响了。他又看见自己夹在那群可爱的孩子中间，随着他们欢蹦乱跳地从教室里涌出来。就像飞落在头顶树枝上的鸟儿们，叽叽喳喳叫着，真好听。

女人屋里的茶客。天气热时，女人会松开领口的琵琶扣，小北顺着往里看，隐约看到些类似伤痕的印迹。

这天傍晚，小北从果园回来，看到一个男人抱着一包东西从女人屋里匆匆离去。小北有些担心，就提了桶水送去。进屋一看，乐乐口鼻滴血，躺在女人脚旁一动不动，女人头发散乱地伏在贵妃椅上。小北喊了喊女人，又来到乐乐身旁，乐乐已经没了气息。

乐乐，死了！他冲着女人喊道。

女人两行泪流了下来。

畜生！小北，过来。

小北走近女人，发现女人平时佩戴的首饰都不见了。解开。小北帮她把旗袍解开，他震惊了，女人雪白的肌肤上到处是紫青的伤痕。看看我的话的命，连狗都不如。小北心疼地给她重新扣好衣服。

他是个赌鬼，他会榨干我最后一滴血的，躲都躲不掉。

小北咬了咬唇说，离开他，我照顾你。女人苦笑着摸了下小北的脸，他不会放过我的，你这样，留给好人家吧！女人努力爬起来，抚摸着乐乐，它是我收养的流浪狗，跟我一样命苦。她找到半支香烟点上，倚着门说，帮我把乐乐埋了吧，还有那唱机，也帮我带到镇上修修吧。

小北回来后，女人不见了。老村的季节又走过十个轮回，小北也终于要结婚了。新婚之夜，妻子说，那台老唱机太旧了，该扔了。

小北舒了口气说，扔了吧。

我架着他的胳膊，把他扶进了我们的办公楼，让他坐在墙角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他抹了几把眼泪，把头深深埋膝盖上，半晌才嗫嚅道：“儿子，我的儿子丢了……”

我的心颤了一下，想起了我上个月刚满周岁的儿子，此刻，他应该正甜睡在妈妈的怀里。

他的双肩抽动着：“四岁的时候，他妈妈带他去赶集，买块布的工夫，他就不见了……”

这时候，我的同事抱着标书走进了办公楼，我只能拍拍老保安的背，叮嘱他多坐一会儿。

投完了那个标，我被派到了西安出差，回来已经是三周之后。一天下午，我发现保安已经换成了一个年轻人。

又过了几天，一次下楼抽烟，我遇上了那个小保安，便随口问起那个老保安。

“你说老陶？”他摇摇头：“真是个可怜人。”

“是啊，儿子丢了，谁受得了。”“他儿子后来找回来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找回来了？”我竟然激动起来，“所以老陶回家去了？”

小保安叹了口气：“他儿子四年前就找回来了。老陶倾家荡产找



水墨徽居

汤青 / 摄

靠山

□朱红娜

那是你小时候，妈妈可以保护你。如今妈妈老了，中不用了。

不，您永远是我的靠山，是我最大的后台。

这是苗青的心里话，他最想感谢的是母亲。如果没有母亲的付出，或者说没有母亲的坚守，就不可能有他的今天。苗青十岁父亲病逝，家贫如洗，母亲还不到四十，媒人隔三差五进门。母亲说，你们不用再来了，我的靠山倒了，我就是儿子的靠山，儿子是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切都是儿子的。母亲的决绝，在十里八乡都出了名，再无人去打扰他们母子。

苗青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，从高中、大学、硕士一路高歌猛进，为自己开辟了一条辉煌的道路，也为母亲铺就了一个幸福的晚年。

你终于当上大官了，能否满足妈妈的一个愿望？母亲问。

看您说的，儿子的一切就是您的一切。

好，我要做70大寿！你将所有亲朋好友、部下和打过交道的老板都请来。

这……苗青没想到母亲会提出这样的要求。妈，我刚上任，一开始就搞这样的大动作恐怕不合适。

就是因为 you 刚上任，妈才要做寿。妈没求过你什么，难道这个要求也不行？

唉，妈妈怎么变得这样！妈妈一向都是简朴低调，不是分明的人，从不贪图他人一分

了他二十三年，血样终于比对了，老陶村里是放了鞭炮把他儿子迎回来的，可老陶的伤心事还没结束，”他顿了顿，叹了口气，“他儿子在家里住了三个月，说之前在福建做小本生意，还想回去继续赚钱，需要一些本钱。老陶家在贵州山区，赚不到什么钱，听了儿子的话，老陶二话不说，去亲戚那里借了两万块。儿子走时留了电话和地址，说赚钱后就把爹妈接过去团圆，但从此后，他儿子就再也没有消息了，电话停机，老陶去福建找，他址也是假的。老陶本来还欠着亲戚的钱，这回又多了两万块的债，更扎心的是，还是他日思夜盼的亲儿骗去了，大家让他报警，他不肯，就一个人出来打工还债。老陶老婆本来就因为丢儿子而精神恍惚，这下更是一病不起，前一阵，家里来电话说他老婆病重了，老陶就回去了，他说，万一他老婆不行了，他就不出来了，在家里继续等儿子，说他相信儿子一定有苦衷。”小保安看到我把烟蒂扔在地上，过去用脚狠狠地碾了几下：“他还记得他那个混蛋儿子能回来呢！”

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小雪人，想起了老陶眼泪在满脸皱纹中横七竖八流淌的样子，那是一个父亲的爱与痛啊。

看屋

□梁柏文

大伟在外打工多年，终于在父母的急盼中带回一个女朋友。

家乡习俗，男女相识后要带女方回家看屋，然后再确定恋爱关系。看屋子大体可知男方家境，女方作出选择。

女孩叫草，略胖，一头秀发，一双眼睛水灵灵，一看便知将来肯定是持家和生养的好手。父母自然欢喜，想方设法招呼好。儿子不小了，难得带个女孩回家。

父亲抓把谷子往院子撒，诱捉留着过年的一只大公鸡。母亲连忙过来夺刀阻止：“不能杀鸡！”

“无鸡不成宴，杀鸡待人才热情哩。”父亲不肯松开拿刀的手。

“女孩头一次来家，不能杀鸡，要杀就杀鸭！”母亲口气很硬。

“为啥？”父亲不快地顶撞，“哪儿有鸭？”

”村里有风俗，鸭的两掌越踩越实，寓意婚事能成：鸡的两爪越爬越松，象征婚事不吉……”母亲搬出祖辈的说法。

“放屁，我不信这个邪。”父亲心有不甘。

“误了孩子婚事，你能负责……”母亲低声怒斥，生怕女孩听见。

话说到这份上，父亲不敢冒险，有点无奈地放鸡入笼。但骑自行车到村里寻鸭未果，父亲回家一气之下又捉鸡宰杀。他想，进门都是客，怎能冷落了女孩呢。

女孩嘴上虽没说什么，心里却凉了半截。几间旧瓦房，还要照顾弟妹，跟着他哪有好日子过。

那晚，女孩约见大伟喃喃地说，我俩性格不合呀……大伟听出弦外之音。早跟你说，家里很穷，父母供读大学不容易，还要照顾……

“我知道穷，想不到穷成这样。”

女孩显得遗憾又无奈，“我们分手吧。”

大伟尽管有心理准备，但仍难以接受，“能再考虑吗？”

“算了！”女孩说着转身，头也不回离去。

知道婚事告吹，母亲大骂父亲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……父亲不出声，心想，真迷信，一只鸡有这么大魔力？可自己比鸡更无辜。

半年后，大伟又交了个女朋友。他照例早早带回家看屋。女孩叫梅，比前一个长得漂亮，家在县城。大伟父母不敢抱太大希望，但仍热情礼貌招呼，希望感动上天奇迹出现。

父亲有了前车之鉴，这次花高价从邻村买来一只大鸭子。饭桌上女孩有些不开心，不知是杀鸭招待不够热情，还是别的什么，她强扒几口饭便放下碗筷。

“不多吃点？农家菜呢。”大伟小心劝道。

“怎吃呀，没消毒柜，碗筷脏兮兮，又没用公筷……”女孩不满地说。

“用开水煮煮。”大伟拿起碗筷去厨房。父母对视了一眼，觉得女孩娇生惯养，家人天天这样不也挺健康吗？

女孩要上厕所，大伟带她去茅厕。左边猪舍，右边粪池，人蹲粪池边上如厕。女孩捂着鼻子出来边咳边呕吐，她万万没想到茅厕如此奇臭难闻，且蚊子叮咬、粪水四溅……

大伟很尴尬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女孩呕呕停停，喘着大气，不停地用纸巾抹嘴吐口水，“我要回去。”

大伟无奈，只好提前陪女孩匆忙离开。

后来，女孩只留下一句“爸妈不同意”，便溜之大吉。父亲猛然醒悟，这哪关鸡鸭的事呀，分明看不起乡下人，嫌我家穷人脏呀。

舅父知道，骂大伟蠢猪。为啥那么急回家看屋，不能等到有感情了再回吗？”

“那不是害人家吗？”大伟坦诚又固执。

“你不会先人为主，生米煮成熟饭再回来吗？”舅父恨铁不成钢。

“这不更害人吗？”大伟还是这句。

“死脑筋，下次先带到我家看屋。”舅父无奈，“那儿有楼有室内厕……”

“这不是欺骗人家吗？”大伟怒气冲冲反问。

“那你一辈子找不到老婆。”舅父一气之下，拂袖而去。大伟不吱声。他觉得让人家先看屋，交清底子，愿意再相处没有错。

不久，大伟又带回一个女孩，叫娟。家在省城，跟大伟同一个公司。

父母这回接待很头痛。家里的鸡发瘟全死了，又不是鸭的出产季节很难寻觅。大伟说，随意吧，不要那么费心。父亲想，前两次又鸡又鸭，最后也不像鸡鸭一样飞走了？

因此，父亲在村里肉档买了几斤猪肉肉、豆腐，又到菜园摘了几把青菜，还有豆角、茄子。

谁知吃饭时，小娟大赞农家菜好吃，说猪肉香，豆腐嫩，青菜绿。

父亲不失时机地对小娟说，明年肯定拆掉几间旧瓦屋建幢三层小楼，厕所建在室内。

女孩只是笑笑，没有出声。回城路上，女孩对大伟说，千万别拆旧瓦屋，要留住乡村记忆，又说建楼的事以后再算。

大伟不住地点头，但不明白白女孩为啥这样说。当初小娟说要确定关系，大伟坚持先看屋再说。

那晚，大伟紧张而焦急地等待小娟表态。小娟开口便说，去趟你家，我改变了想法。大伟先是一惊，接着心猛地往下一沉……忽然，他有点后悔不听舅父的话。

“我家真的穷，不骗你。”大伟喃喃自语，样子挺悲伤。

“我喜欢你老实。”小娟继续说，“你家乡山清水秀，令我向往。”是吗？大伟愣了。那儿穷山恶水，人穷志短，有什么好向往。我发奋读书上大学，只想洗脚上田进城生活。

我跟你相反，打算离开喧嚣的都市，辞职去你家乡创业。女孩话一出口，大伟心惊胆战。好一会回过神来，回去耕田，岂不让人笑话，再说你父母也不会同意。

父母工作我来做，我的婚姻我做主。离省城不外两三小时高铁车程。

我留意你家后山，有山有水，可以种果种花，搞养殖……小娟突然停下，“就看你的了。”说着转脸望着大伟，目光闪亮而期待。

你说真的？！大伟惊喜，“我赞成。”

这样，两人确定恋爱关系，双双辞职回乡建设美丽乡村。

几年后，养殖基地初具规模，成为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点。假日城里人们纷纷前来摘果赏花钓鱼，农家乐大排档的鸡鸭鱼现场加工食用，客人如潮，生意红火。

当初大伟带人回来看屋的那几间瓦房仍保留着，只是旁边多了一幢三层楼房和一辆名车。